



刘俐元

那一棵棵胡杨



荆门的红色路标

刘良军

“楚塞三湘接，荆门九派通。”因为地理位置特殊，地处湖北中部的荆门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自然也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地方。

尤其在荆门生活过后，你会发现老城区的街巷、道路名称，虽然字面上浅显直白，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掌故。一条街道、一段路，就是一部历史书，记载着风云际会、时代变幻、人物传奇。那些至今沿用的街巷、道路名称，无疑是红色文化的传承，是历久弥新、让人由衷致敬的红色路标。

荆门城区哪里最繁华，最热闹？熟悉荆门的人会脱口而出：中天街。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，路牌标注中天街的同时，还提示中天街有另一个名字——解放街。这条街见证了荆门解放的历史。

史料记载，1949年2月2日，荆门战役打响。解放军集中兵力，经过激战，于2月4日一举打掉国民党军第79军军部，并活捉军长方靖。当时，就是在解放街上，人们载歌载舞、欢天喜地，迎接解放军进城，让荆门自此换了人间。

夕阳西下，荆门市民最喜欢的去处之一，是龙泉公园的文明湖畔，或跑步健身，或休闲闲游。然而无论男女老少，途经文明湖西侧，都会禁不住停下脚步，向一尊静默的石像致以敬意。那正是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石像。

1938年冬，由于日军飞机的轰击，荆门城遭到严重破坏，市民生活已是相当艰难。这时以曾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城内三里街办起军民合作饭店，为衣食无着的群众提供免费食宿。而中共地下党员、国民党第33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，更是主动提出援助经费，并号召团以上军官捐款，筹得一笔资金交给曾志，用于增添设备、加派人员、扩大经营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但地方豪绅与国民党军中的反动势力，纷纷向张自忠告状，说曾志是共产党，应立即抓捕、严惩不贷。没想到将军不以为然，还对曾志等人的行动大加赞许，并选择在军民合作饭店设宴待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三里街更名“民主街”。张自忠将军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事迹，也从深深印入人们心中，人们视将军为顾全大局的民族英雄。

而与解放街毗邻的建设街，则见证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荆门人民战天斗地，将曾经肆虐的漳河改造成为润泽一方的“幸福河”。在董必武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，自1958年起，先后有六十余万人次参与修建漳河水库。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建设者们团结一心，不畏艰险，一些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如今水库承雨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，库容超二十亿立方米，水面一百多平方公里，从高空鸟瞰，简直就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，镶嵌在一望无垠的荆楚大地上。

还有星火路，取自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红色

政权是怎么来的。1928年初，为声援秋收起义，中共荆门县委先后领导城南、城西、城北地区的农民多次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。起义遭到残酷镇压，主要领导人靳吉祥被捕后遭受酷刑，最后壮烈牺牲。但毋庸置疑，此时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革命火种已经点燃。由荆门而至整个湖北，到处都是抗争的呐喊、斗争的号角，可谓红潮涌动，烽火遍燃……红色路标在荆门城区俯拾即是，老市民对红色掌故信手拈来，这无疑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

屈指算来，我已在荆门生活近三十年。每逢周末，我就会骑一单车，城东城西、城南城北逡巡，只为再看一眼那些红色路标，再听附近老人讲一讲路标背后隐藏的故事。正是从这些路标中，我看到了荆门人民身上始终充盈着做中国人的志气与骨气，以及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情。

今天的荆门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，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，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，在多个领域谱写了新篇、铸就了新绩。譬如农业方面的“中国农谷”，航空业方面的AG600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，等等。而这一切的一切，追根溯源，是因为荆门人民传承了红色基因，赓续了红色血脉。那些红色路标背后的故事和精神，指引着一代代荆门人不畏艰险、开拓进取、追求卓越。我想，身为荆门人是幸福的，因为先辈先烈锻造的红色精神已成为这座城市无价的精神财富。

被列为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荆门烈士陵园，正坐落于荆门市内的象山上。每每拾级而上，站在象山上四望，那一枚枚红色路标早已镌刻于心……



湖北省荆门市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



致敬革命前辈

村头一株大榕树，绿油油的叶片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光芒，须根像层层门帘一般垂着。绿荫里人们三三两两，或在摇扇乘凉，或凝视着眼前的半月水塘，水塘里种满荷花，后面便是横成排竖成行的青砖瓦房。

我见过太多岭南乡村，这地处广东省台山市的大冈村，模样似乎和别的村子没有大的不同。穿过村道，从巷口往里走几十米，便看到一处青砖大屋，门口很窄，只可容一人进出。门口木匾上刻着五个字：林基路故居。

木头门扇，漆成暗红色，门扇上挂有铜环，似乎期待着人们叩响。我正要抬手，重重思绪一时涌上心头：他心头有一颗怎样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，从台山迈步广州，走进上海，而后东渡日本，又重返上海再赴延安而至新疆的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、库车、乌什？是什么样的力量，让他从岭南走到新疆，化身金灿灿的胡杨？答案，也许就在这扇门后，伸出了手去，轻轻一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房子不大，单层砖木结构，建于清末，东西两房，中间为厅堂、天井，院子里铺着甬面的石块，屋子里铺着赭色地砖。房内均是寻常家具，厅堂门口挂着一副木质楹联，左书“和厚家风”，右书“修齐世德”。厅堂内摆有方桌长椅，右侧墙角倚一木架，每格上都放着一张笛箩，估计当年是用来养蚕的。屋内陈设简朴，既有乡土劳作氛围，又不乏当地的文化气息。

台山旧称新宁，素有侨乡之称。林基路1916年出生，其祖父原是个穷苦的耕田人，后为生计所迫到美国谋生，林基路的伯父和叔父也跟着去了美国。而林基路的父亲因为天资聪颖，留在家中读书，希望能走科举仕途。然而待其学成赴考时，科举考试废除了，林父便攻读法律回台山当了律师。虽然科举未成，但林父念念在兹。林基路乳名福照，初起学名国梁，后改名为梁。其兄乳名福顺，初起学名国栋，后改名为栋（曾是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广州学联主席，后与朋

友赴香港办学）。其弟乳名福佑，学名国干，后改名为干（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在国内微波理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）。林父希望几个儿子好好读书，成为国家栋梁干才的用心可见一斑。

1930年夏天，少年林基路碰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：留学日本的谭秀峰（即何干之，广东台山人，陕北公学初期的主要教员之一，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、党史系主任）等一行人从东京回来，在台山举办台山青年暑期学术研修班，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学，实际上主要内容是马列主义和革命文艺理论。研修班主要吸收部分中学生和小学教师到班学习，林基路主动要求参加。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，但对林基路幼小的心灵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。作为殷实人家的子弟，他联络一批同学和师长，在自己就读的任远中学开办民间夜校，吸收附近无钱入学的贫民子弟四十余人入学读书，还编写了一篇名为《中秋节》的国文课文。

开阔了视野的少年林基路一路求学，几经辗转，从台山到广州，从广州到上海，从上海到日本，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而后又重返上海参加了左联。1937年9月，延安发来电报，要从上海调一些做文化工作的人过去。对革命圣地向往已久的林基路听到消息，迫切要求前往。1937年10月初，林基路到达延安。据同为台山乡亲的同行者李云扬回忆：“虽然城小得只有几条土屋街，人少，店小，但当时却满城熙熙攘攘，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祖国英雄儿女。”

林基路和李云扬进入党校学习，且被编入同一班，林基路被推选为该班的班长和党支部委员。一日，党校干部处处长找他李云扬谈话，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党中央决定派他们进疆工作。为了保守党的干部机密，中央要求所有入疆的干部改名。经过一番考虑，林基路将当时的名字“林为梁”改为“林基路”，而李云扬改名“李志梁”。

1938年2月，林基路、李云扬等一批赴疆干部自延安出发，先到西安，再化装为平津一带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，挤在三辆运输卡车上到达兰州。因为当时赴新疆交通不便，林基路一行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等了一个月。后来有架苏联运输机从兰州出发飞往哈密，他俩这才得以成行，然后再转乘汽车到了迪化，一路可谓几经辗转、历经艰难。林基路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、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长、库车县县长、乌什县县长等职。

李云扬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，后任巴楚县县长。

巴楚县我没有去过，但巴楚所在的喀什地区我去过。那里夏天的太阳晃眼，光亮亮的，到了晚上十点还不肯收敛光芒。从喀什地区喀什市开车走一白天，晚上到和田地区和田市，一路基本都是戈壁，鲜见绿洲。从和田市开车再走一白天，就到了阿克苏。从早晨到傍晚，一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穿行，除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连绵沙丘，偶尔可以见到几株散落的胡杨树，树冠很大，树干粗壮，铮铮铁骨般傲立苍穹，颇有英雄意气。

早上八点多从阿克苏出发，临近中午到达库车。车子在天山南麓行驶，往左看是光秃秃的赭色岩石，往右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，间或可见高耸的风力发电机和石油钻塔，下了高速进入库车县城后才看到绿色。我是来这里家访的，因为知道林基路曾在这里工作，所以对这里多了些特别的关注。我问学生家长，知道林基路吗？他们说，知道，这里有林基路大坝，还有团结新桥也是他修建的。查了下资料，林基路就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是1938年，那时他只有二十二岁。就任库车县县长时只有二十三岁，离任库车县县长那年他二十五岁，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是1943年9月，那时他年仅二十七岁，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陈潭秋、毛泽民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提出了新疆学院校训（“团结、紧张、质朴、活泼”），带领学生开展爱国抗日宣传活动，创作了新疆学院院歌，在阿克苏、库车、乌什大力兴办教育，办了难以计数的好事实事。

在惊叹林基路的坚强革命意志和超强工作能力时，我们也深深为一位女性所折服。她便是林基路的妻子，陈茵素。同为台山人，她出身于富裕的华侨商人家庭，1935年底与林基路在日本留学时结婚。1937年8月她从日本回到台山老家分娩，不久产下一女。彼时，林基路已经奔赴延安。1938年5月，陈茵素与几位知识青年相约从台山赶赴延安。当他们走到河南信阳时，铁路因战事不通了，一行人只好停下来商议，打算先回台山，等待形势好转时再出来，可是陈茵素坚决表示要继续前进，决不退缩。无奈，其他几名男青年取道回台山了，陈茵素却义无反顾地向北走，经过八天的步行，到达洛阳。

陈茵素后来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，之后一路步行，1939年5月到达延安。

一湖碧水入画来

谭谈

蓝天下，青山旁，静卧着一湖碧水。这些天，每当天际泛白，我就来到白马湖湖边草地上，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，一边欣赏碧水青山和青山之上天际的变化。只见远方山脊的天空越来越亮，渐渐，云彩变红，把天际下一个个翠绿的山头映衬出来。接着，山头上冒出来一个红点。不一会，红点变为半个红球，好像在害羞地拨开红云朝外张望。好一阵，才勇敢地露出整个脸庞，把一缕缕光芒撒向大地……

朝阳下的青山，更加秀丽妩媚；朝阳下的碧水，像翡翠，像明镜，无比动人。云朵亮丽多彩，幻化出各种图案，如骏马奔驰，似彩带飘逸……这时，没有山风掠过，湖面很静，青山很静。湖水把两岸的青山、天上的彩云，全揽在自己怀里。水上是天，彩云飘动；水面，也是天，也有彩云飘动。

屈指算算，我在这湖畔生活了快二十年。对白马湖今与昔、浊与清的变化，

有深切的体会。

原本，这里没有湖，两排高山之间，是一个长长的峡谷。峡谷里，从远处流来一条溪河，那是孙水河。孙水汇入涟水，涟水注入湘江。最终，汇入洞庭、长江，流入大海。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年代，为了解决娄邵盆地数十万亩良田的灌溉问题，山民们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，从十里八乡来到这里，安营扎寨。人们满腔豪情壮志，用锄头扁担等原始工具，筑起了一道百余米长、几十米厚、十数层楼高的土坝，将两边的大山连接起来，截断了这条千百年来流淌在山谷里的孙水河……于是，两排青山之下，出现了这个水面达一万多亩的大湖。平日，可用水力发电，点亮千家万户；农忙时，湖水又可流入田土，浇灌庄稼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一批作家捐出数万册图书，在水库边设立了一个乡村图书馆，被人们称为“作家爱心书屋”。那些年，画家、摄影家、书法家、作家纷纷

来到这里，写生、摄影、写作，把这里的碧水青山请进他们的作品，好不热闹！

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广阔湖面喧闹起来，上有水上飞机，下有快艇穿梭，水上餐厅一家挨一家，游客纷至沓来。“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”，湖畔的人们，有的搞起了网箱养鱼，有的拉起了围网，划占一块水域来放养鱼虾。紧接着，渔业公司也进驻了。然而，为了追求效益，渔业公司时常把大量饲料撒入湖中。鱼肥了，但几年下来，一湖碧水也浊了，黄了。

这时，人们才惊醒：这是在杀鸡取卵啊！得到了短期利益，却带来了长期污染。

2010年起，当地政府痛下决心，进行整改。先是把粗放式开发引来的水上飞机、快艇等游乐设施全部迁走，接着将水上餐厅、湖边宾馆、游乐场统统关掉。工作人员依法依纪，耐心做工作，也依法给予补偿。有些户，有些人，上门十

次不行，就上门二十次、三十次，反反复复给他们讲解政策，推心置腹和他们分析利害关系。要给予孙留一座青山，留一湖好水啊！

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工作，湖面上没有了快艇穿梭，没有了网箱和围网，湖岸边更没有水上餐厅了。

白马湖水浊与清的演变，在我的脑海里迅速地闪过。这个变化，不正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，反映了人们生态观念的进步？

太阳升高了，阵阵山风掠过，湖面上泛起一层层的涟漪，阳光下，微波如碎银般跳动。这时，岸边草地上，有艺术院校的师生端坐，正对着近处的碧水和远处的青山，认真地写生呢！只见一块块写生板上，一幅幅漂亮的画作正在绘成。一些摄影家也来到了这里，举起长短短的相机，把蓝天、青山、碧水，引进镜头……

一湖碧水复又回，一湖碧水入画来！

戈壁之上，烈日寒霜，风沙漫卷，没有甘泉的流淌，没有肥沃的土壤。那一棵棵胡杨，就像那一批革命者，以铮铮铁骨、用倔强劲量放在戈壁荒漠书写着英雄的诗篇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